



国学常识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国学常识

曹伯韩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国学常识

曹伯韩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曹伯韩：国学常识 / 曹伯韩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6.7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1191-4

I . ①曹… II . ①曹… III . ①国学-通俗读物 IV .

① Z12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7714 号

曹伯韩：国学常识

著 者 曹伯韩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 琳 王昌凤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173 千字

印 张 11.5
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

发行部：010-51396619

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191-4

定价：2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第一章 概说 / 1

- 一 所谓国学 / 1
- 二 国学在清代 / 2
- 三 国学的分科 / 3
- 四 国学的派别 / 5
- 五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/ 6
- 六 欧美学术的影响 / 7
- 七 “五四”以后的国故整理 / 8
- 八 国学与世界学术 / 9
- 九 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/ 10
- 一〇 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/ 11

第二章 语文 / 13

- 一一 研读古籍的阶梯 / 13

2 国学常识

- 一二 所谓小学 / 14
- 一三 六书 / 14
- 一四 字形的演变 / 17
- 一五 字义的演变 / 18
- 一六 训诂学 / 19
- 一七 语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/ 20
- 一八 方言学 / 21
- 一九 字音的变迁 / 21
- 二〇 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/ 22
- 二一 双声叠韵 / 23
- 二二 反切 / 24
- 二三 四声 / 25
- 二四 音韵学 / 25
- 二五 字母 / 27
- 二六 韵部 / 28
- 二七 古音之推定 / 29

第三章 古物 / 31

- 二八 金石之学 / 31
- 二九 殷墟发掘 / 32
- 三〇 甲骨之学 / 33
- 三一 古物与社会学 / 34
- 三二 无文字的古物 / 35
- 三三 古物与考证学 / 36
- 三四 古物与古书 / 37

第四章 书籍 / 39

- 三五 传写本与刻本 / 39
- 三六 版本之学 / 40

- 三七 校讎之学 / 41
- 三八 章句之学 / 42
- 三九 目录之学 / 43
- 四〇 图书分类法 / 44
- 四一 辑佚及辨伪 / 46
- 四二 类书及丛书 / 47
- 四三 考证学与读书法 / 49

第五章 经学 / 51

- 四四 五经、十三经、四书 / 51
- 四五 《易经》 / 52
- 四六 《书经》 / 53
- 四七 《诗经》 / 54
- 四八 三礼 / 55
- 四九 《春秋》 / 57
- 五〇 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孟子》 / 57
- 五一 经之传授 / 58
- 五二 今文经学与讖纬 / 60
- 五三 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/ 61
- 五四 汉以后的经学 / 62
- 五五 清代的经学 / 63
- 五六 经学的扬弃 / 64

第六章 史地 / 67

- 五七 所谓正史 / 67
- 五八 正史的内容 / 69
- 五九 编年史 / 70
- 六〇 纪事本末 / 70
- 六一 别史 / 71

- 六二 政书 / 71
- 六三 杂史传记及其他 / 73
- 六四 学术史 / 73
- 六五 史评 / 74
- 六六 地理 / 76
- 六七 历史哲学 / 76
- 六八 新史学的产生 / 77
- 六九 新史学的业绩 / 78

第七章 诸子 / 81

- 七〇 诸子的学术派别 / 81
- 七一 儒家 / 83
- 七二 道家 / 84
- 七三 墨家 / 86
- 七四 别墨及名家 / 87
- 七五 法家 / 88
- 七六 兵家及其他 / 89
- 七七 王充之学 / 90
- 七八 魏晋时代的玄学 / 91
- 七九 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/ 92

第八章 佛学 / 95

- 八〇 初期的佛教 / 95
- 八一 佛教的中国化 / 96
- 八二 流传中国诸宗派 / 98
- 八三 小乘诸宗 / 99
- 八四 传自印度的大乘诸宗 / 100
- 八五 中国独创的大乘诸宗 / 102
- 八六 佛学与儒学 / 103

八七 因明学 / 105

八八 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/ 106

八九 现时佛学的趋势 / 107

第九章 理学 / 109

九〇 宋明理学的产生 / 109

九一 周敦颐与邵雍 / 110

九二 张载及二程 / 111

九三 集宋学大成的朱熹 / 113

九四 陆象山与杨慈湖 / 115

九五 浙东学派 / 116

九六 宋末至明初之理学 / 117

九七 王阳明之学 / 117

九八 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/ 119

九九 理学批判的最高发展 / 121

一〇〇 宋明理学的没落与新理学的产生 / 123

第十章 诗赋词曲 / 125

一〇一 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/ 125

一〇二 最早的诗总集 / 126

一〇三 楚辞 / 127

一〇四 赋 / 128

一〇五 乐府 / 129

一〇六 五言诗 / 130

一〇七 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/ 132

一〇八 唐诗 / 133

一〇九 李白、杜甫 / 134

一一〇 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/ 135

一一一 词 / 136

一一二 重要词人 / 137

一一三 散曲 / 138

第十一章 散文和骈文 / 139

一一四 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/ 139

一一五 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/ 140

一一六 周秦汉的散文 / 141

一一七 六朝文 / 142

一一八 唐宋八大古文家 / 144

一一九 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/ 145

一二〇 所谓古文义法 / 146

一二一 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/ 147

一二二 八股文及对联 / 148

一二三 文艺论评 / 150

一二四 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/ 151

第十二章 新被重视的文学 / 153

一二五 戏曲的摇篮期 / 153

一二六 戏曲的成长期 / 154

一二七 唐以前的小说 / 156

一二八 宋元明的小说 / 157

一二九 清代的小说 / 158

一三〇 宝卷、弹词、鼓词 / 159

一三一 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/ 160

一三二 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/ 161

第十三章 科学及艺术 / 163

一三三 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/ 163

一三四 天文学和历法 / 164

一三五 数学 / 165

- 一三六 物理学及化学 / 166
- 一三七 医学 / 167
- 一三八 应用技术 / 168
- 一三九 科学与迷信 / 169
- 一四〇 艺术 / 169
- 一四一 绘画及书法篆刻 / 170
- 一四二 音乐 / 172

第一章 概说

一 所谓国学

“国学”这个名词产生于清末，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。有人说，章炳麟（太炎）在日本组织“国学讲习会”，刘师培（申叔）也有“国学保存会”的发起，大概他们就是“国学”这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。这是不是正确，不得而知。我们知道的是，国学这个名词，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。它的范围，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。

和国学相当的名词，还有国粹和国故。“国粹”二字，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，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，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，改称“国故”。“国故”，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。不论精粹不精粹，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，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，这样看起来，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。但它也有它的缺点，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，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，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，最后又简化而称为“国学”。

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，因为学术没有国界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，而我们所谓国学，从内容上看，也就是哲学、文学、史学

等等的东西，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，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，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，如中国史、中国文化史、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？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，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？这都是值得考虑的。

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，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，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，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。

二 国学在清代

中国学术，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，当时诸子百家，各有专长，不相剿袭。自汉代表彰六经，儒家定于一尊，诸子之学衰落，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。两千年来，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。但到了清朝，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。过去汉儒解经，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，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，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。清初学者黄梨洲、顾亭林、王船山等，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，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，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。然而他们所谓实学，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，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，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，并由经学而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。颜习斋（元）、李恕谷（塨）继起，提倡实践，反对空言，无论性理考据，都在排击之列，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，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。其后戴东原（震）出来，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，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。同时惠定宇（栋）亦标榜汉学。惠、戴以后，继起有人，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。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，埋头研究，不谈现实政治，到道光、咸丰以后，内忧外患交逼而来，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，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。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。公羊学派中的康（有为）、梁（启超），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，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，以做维新运动的根据，

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，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。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俞樾、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，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，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“以子证经”，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，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，又，康梁派之谭嗣同，更主张“冲决一切网罗”（见《仁学》）。这种发展的趋势，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，是显然的。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欧洲的文艺复兴，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，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，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；中国的文艺复兴，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，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，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，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？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。

如上所说，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，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，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，就解经而言，诚然不空疏，但是流于琐碎支离，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，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，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，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，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。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，及外来思想的影响，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，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，章炳麟的参加革命，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，作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儒家的地位，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，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，已是当然之理，而自己创立的学说，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，也是毋庸多说的。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，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，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，很可以供我们利用，所以我们不能忽视。

三 国学的分科

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，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，他们常说“一物不知，儒者之耻”，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，也有诗词歌赋的

文学作品，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，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，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。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，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，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，如朱熹以理学著名，李白以诗著名，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，指李白为理学家。所以事实上，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。

曾国藩把学术分成“义理”（性理之学或理学）、“考据”（考证学）、“词章”三大部门（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），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：“盖自西汉以至于今，识字之儒，约有三途：曰义理之学，曰考据之学，曰词章之学，各执一途，互相诋毁。兄之私意，以为义理之学最大，义理明则躬行有要，而经济有本。词章之学，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。考据之学，吾无取焉矣。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，各有门径。吾以为欲读经史，但当研究义理，则心一而不纷。是故经则专守一经，史则专熟一代，读经史则专主义理，此皆守约之道，确乎不可易者也。若夫经史而外，诸子百家，汗牛充栋，或欲阅之，但当读一人之专集，不当东翻西阅。”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，我们看到他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，怎样主张选科，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，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。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，都是经史，整个学术范围，非常狭小。诸子百家，只当做参考书，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。三大部门的重要性，是义理第一，词章第二，考据最末了，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。

义理之学，照理应该还有老学、墨学等的专科，但因儒家的独占，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。

词章之学，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，其次有赋、词、曲、骈文等。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，过去不被重视。

考据之学，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，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，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“考证学”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“小学”，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“校讎学”，是三大科别，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，如小学内分出音韵学、训诂学，以及金石学、甲骨学等，校讎学又分

成目录学、校勘学、版本学等。

四 国学的派别

讲实证的学术，分科繁而派别少，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。国学以古书为对象，文字艰深古奥，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，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，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，因解释的不同，派别便产生了。以前说的“义理”、“考据”、“词章”三种学术，虽然是三个部门，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，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会得到相异的结果。所以曾国藩说他们“各执一途，互相诋毁”。

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，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。桐城派文人以“载道之文”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，无补于圣道。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，根本无所谓“道”。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，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。这几派之中，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，但清政府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。

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，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，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，考查原来的意义，只是“望文生义”，照字面去讲，所以人们说它空疏。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，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，我们一看《四书》的朱注便知。这个学派的特点，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，朱熹（晦庵）的《四书注》，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。陆九渊（象山）更公然说“六经皆我注脚”。的确，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，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。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，他的意思只是说，按照人情物理，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。朱氏是主张“格物致知”的，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。因为这一点，使朱陆又分成两派。朱氏的学术，渊源于程颐（伊川），所以这派叫程朱派。陆象山之学，到明代王守仁（阳明）而有彻底的发展，所以这派叫陆王派。程朱之学，讲求穷理尽性，称为理学。陆王也讲理，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，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，陆氏说“心即理”，所以人们为与程朱

的理学分别起见，又叫陆王之学为“心学”。

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，所以有派别，无分科。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，所以有分科，也有派别。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，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，不是从理论上分的，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。汉代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提倡经书的研究，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经书进献，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，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，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。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，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（如孔子故宅）的夹壁中间，或者什么山岩里面，被人家发现出来的。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，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。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。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，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，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（这点后面再说）。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，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，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 and 制度，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，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，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，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，又称汉学，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，因为创于宋朝，就叫宋学。

在词章之学方面，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，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。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，古文（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，名同而实异）是不要对仗的散文，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，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，因而形成两大派别。清代除这两大派对立外，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。

五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

考证学派所用的方法是欧洲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。我们从考证学大师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可以证明。梁启超曾举出它的十大特点，大意如下：

（一）凡建立一个主张，必须依靠证据。

（二）选择证据，以时代为标准，时代越古的证据，就越认为可靠。

(三) 孤单的证据不能建立确定的结论：其无反证者暂时保存之，得有续证则渐又信仰之，遇有力之反证则抛弃之。

(四)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，都认为不道德。

(五) 最喜欢集合许多同类的事项，做比较的研究，而探寻其一般的规律。

(六) 采用旧的学说，必须明显地引用，反对暗中偷用。

(七) 彼此见解不同，尽量发展论争，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，被批评者并不生气。

(八) 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，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，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，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。

(九) 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，做深入的探讨。

(十) 文体主张朴实简洁，反对啰啰唆唆。

以上这十种方法，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。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个：（一）大胆的假设；（二）小心的求证。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。

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，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，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——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，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，那成果是相对地小。除天文学及算学外，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。即就古学而论，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有辉煌的成绩的。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。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，戴派比较地富于批评精神，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，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，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，缺乏批评精神，其考证支离琐碎，不得要领。

六 欧美学术的影响

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，在明代就开始了。从明万历十一年（一五八三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（一七〇〇）之百余年间，西洋教士来到中